

掘港·蠓山·玳浦

□ 徐继康

乡土园



管劲丞先生在《掘港在宋熙宁中已为海防口岸》一文中说：

孙觉字莘老，高邮人，宋神宗熙宁间知通州。相传觉有《过掘港营寨》诗。其诗曰：“海口屯屯数百兵，貔貅严卫号精明；驰驱每列长蛇阵，驻扎无殊细柳营。千里旌旗惊远寇，四围戈戟比重城；遐邇未解将军令，石炮声疑霹雳声。”诗果不伪，掘港地名之见于文献，当以为最早。第此掘港未必即今如东县治之掘港镇。

管先生是著名学者，治学严谨，考证详实，对南通地方史的研究贡献犹多，何况他就是掘港人，但“掘港地名之见于文献，当以为最早”，似乎不确。最早记载掘港之名的，是日本遣唐使圆仁和尚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时间为唐开成三年（838），书中有“掘港庭（亭）沿海村”“村内有国清寺”“闻道扬州掘港难过”等诸多记述，他还记述了日本水手长佐伯全继就病死在掘港，安葬在国清寺旁。从目前资料来看，掘港地名之见于文献，当以为最早”

掘港之得名，有“缺港”“旧港”等多种说法，最合理的说法应与掘沟有关，圆仁在书中记述盐运河时写道：“掘沟二丈余，直流无曲，是即隋炀帝所掘矣。”明弘治《两淮运司志》说得更明确：“河至此掘绝，因名掘港。”自唐之后，掘港之名屡见于史书，如《宋会要辑稿》《元史》《明史》《大明会典》《明实录》《读史方舆记要》《清实录》《清史稿》《江南通志》《筹海图编》准

《皇朝文献通考》《皇朝经世文编》等等。至于文人记述，更是数不胜数。

孙觉的诗，描述了北宋时掘港驻军的情况，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有“留学僧到守捉军中季赏宅停宿”的记载，可知在唐朝，掘港就是一个军事要地了。历代朝廷都在掘港设有兵营，明代为了防倭，还添设了总兵参将衙门。翻开一本本《如皋县志》，从明代嘉靖到清末，历任掘港营的守备、千总、把总的名字，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在雍正十年，掘港营的长官还升设为都司，为正四品的绿营武官。掘港，在海防中的位置很重要。

掘港还是一个盐场。管劲丞先生考证：“掘港场在绍兴中吴蠓《裁并诸场奏议》中，被称兵火以前旧场，当设置于北宋中叶。”其后，东陈场并入掘港场，为海陵监辖“南四场”之一。南宋称催煎场。元至元十四年（1277）隶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明洪武元年（1368），隶属两淮都转运使司通州分司，为“上十场”之一。盐场的主管是场大使，是盐官中最小的一级，但掘港场的分量一点也不比掘港营小。

雍正九年（1731），因海岸线东移，面积加大，人口增多，又距县城太远，清廷添设了如皋县主簿一人，就驻于掘港。有人把这作为如皋如东分县之始。掘港场一下子热闹起来。

有人把掘港称为东滨，如康熙时西方寺的天授禅师以及张槎、许嗣隆都喜欢这样称呼。有人称之掘浦，如江西一禅师，他弟子在整理《一苇铁船度禅师语录》时，就写为他住“掘浦西方禅院”，又如熊旌在《澹仙诗话》卷三中有“仪征吴苍崖孝廉鹏孙为人负意气，尝建义学于掘浦”“子

古迂廷壁客掘浦，与吴竹亭友善”的记述。还有人喜欢称之蠓港，京口大诗人鲍泉，他与掘港一个叫程鄂士的人关系很好，有多首诗写到他，必写为蠓港程鄂士。此外，《一苇铁船度禅师语录》中还有“蠓浦”、潘荫东《樵叟集》中有“东蠓”“掘市”之说，等等，不一而足。

掘港的别称中，当数蠓山最为有名。在旧时掘港八景中，有一景“蠓山晓日”。蠓山之名，始见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如皋县志》卷之二：

蠓山，亦名埤蠓山，在掘港之苴上。土人取埤蠓，弄壳海滨，累积成山，高十数丈，上耸一峰，外相环带，望之若浮峦孤屿，出没云涛中，雅多奇致。初日照耀，金光四射，目境俱夺，尤称奇观。

《大清一统志》，康熙《如皋县志》，对“蠓山”也有记载，文字大同小异。蠓者，埤蠓也，即今之文蛤，掘港近海，盛产此物，乡人好之，食毕弃壳于海滨，堆积如山，遂以名。至若“望之若浮峦孤屿，出没云涛中”等语，那是文人的手笔。

文人确实喜欢用蠓山这两个字，清早期的李泰就以蠓山为室名，著有《蠓山学舍语录》。乾隆时期的江片石、管涛、徐邦殿被称为“蠓山三家”。其后，雅集很频繁，仅嘉庆二十年（1815）下半年，掘港至少举行过十三次聚会，必有诗，诗必结集，斯为《蠓山联唱集》。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当是嘉庆年间署理掘港场主簿的魏聘年，他主持征刻了从明代万历以来到掘港“土著、侨寄、现居本境”者二百多人的一千六百余首诗作。一个顺天路人，为我们留下了厚厚的十二卷《蠓山诗钞》。

潮桥的朱敏文在《枯木禅琴谱》中署为“蠓山朱敏文”，这里的蠓山，大概是皋东的意思。西雒水，东蠓

山。在时人潜意识中，蠓山大可以与雒水一词并驾齐驱的。

赵曾望很有意思，这个晚清民国侨寓掘港几十年的丹徒人，总是喜欢把蠓山写为玳山，他在《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中说：“丙戌、丁亥间，余供职京华，仅携一仆，妻孥仍居东海之掘港场，余集中屡称玳山者是也。”他大概是嫌弃“蠓”字为虫旁，不雅，就改了从玉的“玳”字。这是文人的癖好，大抵与通州人改“狼山”为“琅山”是同一趣味。他还喜欢用“玳浦”一词，如“玳浦碧霞山，余初游时有红梅一株，花朵烂开，色若丹砂，同人啧啧称赞。后为蠹蚀其根，遂萎，山间少一胜景矣。”文字美极了，让人印象深刻。他的“玳浦”与李麟称茶为“茗沙”，都是独一份。其实，“玳浦”与碧霞山的红梅一样，都属于电光一闪，后来没有人见过。

有人以为蠓是繁体字，每当报纸和文稿中出现这个字，想简化，可电脑里又没有，总是用“虫十宾”拼合而成。他们不知道“蠓”从来没有简化过，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硬是做了一个大错字。拼字很麻烦，有人干脆用“宾”字来代替。如今，满大街都写成了宾山，宾山照相馆、宾山医院、宾山水城，甚至蠓山小学也写成宾山小学。在掘港，很难找到一个“蠓”字喽！从“蠓”到“宾”，就发生在近十几年间，算是肉眼可见的速度。

掘港镇被更名为如东高新区，“掘港街道”成了下辖的三个街道之一。这个从唐朝留下来的名字，成了一个渐渐被淹没的孤岛，水面只剩下一片音符。多少年后，当后人从书本里读到掘港这个隐藏已久的地名时，会不会从镜里突然看见一个陌生的背影？

（感谢吴剑坤、丛国林先生提供史料）

刚健质朴张桂凤

□ 越明



越说 越明

秋风瑟瑟不禁思念圣母时唱的，唱腔旋律流畅，刚健质朴，韵味浓郁。

我彦昌自别圣母后，金榜题名中魁首。得配相国千金女，流光如水已十三秋。多承王氏夫人明大义，抚养沉香恩德厚。怎奈我未践圣母愿，我彦昌，郁闷重重压心头。圣母啊，你言道，不望儿名登金榜，但愿他年把母救。如今沉香虽成人，他还未知你娘在华山被拘囚。十三载，母子天涯各一方，但未知，何日骨肉能聚首。

张桂凤的人物刻画，也体现于她的唱腔。她从不需要别人为她设计唱腔，她曾说“演员创造人物，唱腔要自己琢磨，自己设计，唱出人物特点。”在戏曲全盛时期，各剧种的表演艺术家和从业人员，几乎都在传承和吸收的基础上，自己依据人物性格设计唱腔曲调，除运用越剧固有的曲调外，她还借鉴吸收绍剧、京剧、民间小调等作为素材，融会贯通地创造出符合人物特色的唱腔，就连白口都有她自己的独到之处。如《凄凉汉官月》第六场中道宗猜疑皇后时唱的“一石投水激波涛”这段，以尺调式、正调式、北调式、自由式的“弦下腔”混合组成，旋律丰富，节奏多变，唱腔深沉、粗犷，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运腔又十分细腻。

一石投水激波涛，一语激心掀风浪。皇后她张口不离赵惟一，这内中情由费思量，难道是朕常年戎马走沙场，她深宫孤守生怨望。难道是岁月流逝催人老，她红颜愁对白发老。（不皇后她不是这样的人，皇后她不是这样的人）

丞相府，书香门第好家风，她幼受庭训识纲常，十八年执掌三宫显恩威，闲德严明天下扬。朕爱她后宫佳丽尽黄土，三宫宠爱她一人当。朕与她曾指明月盟海誓，愿共天老与地荒。血誓旦旦犹在耳，她这能负情把它忘。可是（她到底是因为什么）

长夜琵琶到天晓，步出珠帘犯律条，若非沉溺儿女情，她怎会礼节宫仪一旦抛。

新中国成立后，越剧之花在戏剧舞台上大放异彩。1950年张桂凤有幸进入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其间中央领导掌声不断，成为张桂凤艺术生涯美好的记忆。1953年，她又与范瑞娟、傅全香主演并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越剧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才子佳人戏当道的越剧界，老生行当常常只能是个配角，但张桂凤却以老生这一角色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她把一生全都献给了越剧事业，从戏60年，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配角，甚至只有一句台词的配角，但都十分投入。改革开放后，她虽已上了年纪，仍参与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李娃传》《西厢记》等戏曲电视片的拍摄；1991年，她将她拿手的折子戏及片段，摄制成6集电视剧《张桂凤艺术集锦》。2014年，由黄德君主编的《越剧老生泰斗——张桂凤文论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见元和，不由人气断肝肠，我捶胸顿足叫天。我生平正直无过犯，却为何，报应奴才成这般。想当初，父叫你，上京赴选，乘肥马，衣轻裘，样样皆全。父命那，小来兴，与你作伴，你临时，凑资斧，整有一千。难道说，这些银，你生吞活咽，官家子，作歌郎，玷辱祖先。你祖父，曾为过，左都察院，父不才，现任在，常州为官。你的母，受诰封，邻里称美，小奴才，你入赘门，身搭蓝衫。你因何如此下贱，你快对为父说实言。

看张桂凤的戏是从《李娃传》开始，这段“责子”唱段着实令人回味无穷，将一个恨铁不成钢的老父亲演绎得入木三分。

张桂凤1922年11月13日出生于浙江萧山坎山镇。1936年入科班学戏，拜袁曾灿为师，工老生，兼习小生、花脸。出科后参加越明舞台，在绍兴、金华、兰溪、常山等地演出。1942年，张桂凤的演艺已有一定的名声，尤以老生角色闻名。这一年10月，她走进了上海大来剧场，与袁雪芬、范瑞娟等姐妹同台演出《古庙冤魂》《蛮荒之花》等剧目。其后，又参加了现代剧《祥林嫂》的演出，使越剧紧跟时代迈向巅峰。风华正茂的张桂凤因出色地扮演了《祥林嫂》中的卫老二，走红大上海，蜚声越坛。

1947年，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民众在怒吼，百姓在抗争，戏曲舞台不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以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领衔的东山越艺社，决定以义演的形式，演出表达人民心声的《山河恋》，张桂凤参加义演，跻身“十姐妹”行列，也奠定了她在“十姐妹”中“头肩老生”的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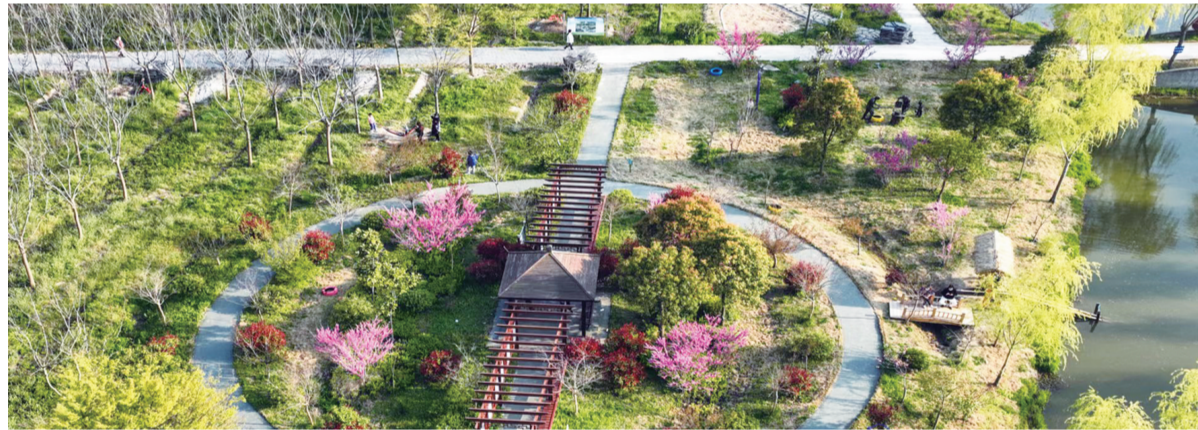
在才子佳人为主要内容的越剧中，仅以老生角色登台是远远不够的。张桂凤虽然独攻老生角色，但她能广取博采，勤学苦练，京剧、昆剧、晋剧、川剧、绍剧、徽剧都曾认真学习，日积月累，无论是传统剧、历史剧、现代剧，她所塑造的角色都符合戏曲表演特征，不仅有行当的技巧，更具有活生生的人物个性和形象。因她的戏路很宽，擅演剧目众多，从帝王将相到无赖地痞，塑造了诸多角色，除了老生行当，对丑角、老旦也多有涉猎。如《西厢记》中的崔夫人、《江姐》中的双枪老太等等，获得广泛赞誉。她说：“演员必须要把剧本读透，把人物的来龙去脉弄清楚，走进人物的心理头，达到进入角色”。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她成功地塑造出《梁祝》中的祝英外，《金山战》的中韩世忠，《打金枝》中的唐皇，《二堂放子》刘彦昌，《三看御妹》刘金龙，《天国风云》李昭寿，《桃李梅》中的母亲……一个个鲜明的舞台艺术形象不胜枚举，演出的角色包括了帝王、将帅、官吏、夫人、书生、员外、无赖、英雄、叛徒、财主、商贩、老嫗……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之多，反之大，在戏曲史上也不多见，不仅体现了她的技巧，更体现了她的智慧、她的视角、她的胸襟、她的心境，因而，被越剧界戴上了“千面人物”的桂冠。譬如在《二堂放子》“何日骨肉能聚首”这段，是刘彦昌在二堂看书偶见落花瓣瓣、

走在乡村大道上

□ 孙同林

去年秋天的一天，我到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孙庄村采风，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无比熟悉的村庄，她曾经贫穷落后，如今的她，却变得富裕时尚。走在村为民服务中心东侧的柏油路上，道路两侧的庄稼地和建筑物在我眼前一一闪过：村史馆、银杏文化广场、文昌园、野趣乐园等等，一个个文旅园地，成为农人的乐园，园子里有依偎回乡观光的人，有带着孩子游玩的人，还有园区附近的老人，园子里不时传出一片笑声；产业园区里，有特种蔬菜种植基地，有智能大棚葡萄园，有小番茄园等等，道路边停放着装货的货车，菜地里是一长溜翠绿的菜，大棚里有采摘葡萄或采摘小番茄的人们，那里也是一片笑声……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我的内心不由一阵感慨，回家以后，随手写下几句顺口溜来：

我走在孙庄整洁的村道上，绿化带路边花成排成行，听田畴稻穗在风中沙沙响，听远处机器轰鸣声高亢，听空中无人机“巡航”匆忙，听小区里广场舞天天唱响，耳边是阵阵鸟语花香，绿水青山金银落玉盘。……只是随手编排的句子，没有经过任何修辞润色。今年清明节，袁庄镇



要搞一个清明诗会，向我索要特色田园乡村的文稿，我就把这个不完整的稿子拿给主创人员，他们说很好，并要我尽快写完。于是，我又匆忙写下两段，把秋天的风景写成春天的景象，一段放在前面，一段放在后面，形成一个从看、听、嗅三方面的小诗：我走在孙庄宽广的村道上，心情愉悦情绪高涨，看晨曦亲吻鹅黄的垂柳，看燕子裁剪白云的衣裳，看拖拉机在田野上来回穿梭，看古银杏披一身霞光，眼前生态宜居庭院整洁漂亮，满目特色田园风光。

我走在孙庄整洁的村道上，绿化带路边花成排成行，听田畴麦叶在风中沙沙响，听远处机器轰鸣声高亢，听空中无人机“巡航”匆忙，听小区里广场舞天天唱响，耳边是阵阵鸟语花香，绿水青山金银落玉盘。我走在孙庄大棚园区村道上，产业园里人声喜气洋，嗅葡萄园里清新芬芳，嗅“小番茄”红黄绿蓝，嗅蔬菜园里特种菜味儿广，嗅田野上处处飘香，这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乡村振兴路上续写新的篇章。清明诗会如期在特色田园乡村孙庄举行。我一直觉得自己写“诗”太蹩脚，然而，当诗会上听到两位朗诵者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和充满感情的声音演绎我的“大道”诗时，觉得还真有点诗的模样。当然，我知道，并不是我的诗写得好，而是新农村特色田园的意境好。我期待袁庄镇清明诗会的主创人员有更多好的创意，让我们生活中处处充满诗意。注：“小番茄”是孙庄村农产品小番茄的商标名。

